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三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身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柳之桂陽令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

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拊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
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
知柳州用拊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
以洗寃澤物爲已任以職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
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拊再
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
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
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惠及糞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
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
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

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之言曰自再見
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
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
非從周茂叔來知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
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子壽賢文閣待
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珦仁宗
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臣知漢州熙寧法行珦獨抗議
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
卒年八十五文彥博等表其清節詔錫帛二百官給其
葬顥第進士調鄆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

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後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慾求賢育才爲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爲知戒之因論人材

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越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心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旣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_監寧軍判官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閎閎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執政阻之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

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顥初
令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
爲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
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廢哲宗立召爲中正丞顥平
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
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克養有道
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
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
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
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復得
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
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
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
傳誦之文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爲安
石條例司官屬頤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
作用云寧宗時賜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程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
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業爲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頤
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
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

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䟽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䟽之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䟽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摺䟽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

目爲姦黨頤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追遣徽宗立移陝州俄叙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卽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和寒暑兩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宗時同顯賜謚曰正公封伊陽

伯從祀孔廟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迪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_{字希文}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自謂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爲邠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

備佐郎簽書

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 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子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賦歛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買棺奉其

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程頤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大氣之論同功賜謚曰明封郕伯從祀孔廟弟戩字夫棋第進士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誦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文姦言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不少矣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

不食筍嘗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其德量如此卒於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爲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

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餽
白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
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群然燕笑不
爲甚異未嘗談人之短可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強語人
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
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
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
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嘆曰堯夫內聖
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常曰其心
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夕候
之將終衆議喪葬事於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溫曰
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不
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
外篇漁樵問荅詩曰擊壤集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爲
友伯溫入問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
爲再世交故學益博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
潞州長子縣尉章惇嘗言康節及爲相欲用伯溫伯溫
不往會法當吏部銓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
猶薦之於朝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
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徙外臺辟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
環慶路帥幕實避悼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三官來興軍輝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州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秘閣修撰

胡瑗字翼之宋秦州海陵人如皋縣門人稱爲安定先生

翼之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省范仲淹嘗與翼之游甚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程頤傳翼之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仁宗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翼之布衣對崇政殿與鎮東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各一盡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翼之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汀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物議其迂久之諸士子知爲學之本樂從之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彞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

水利兵農筭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召爲諸生宮教授以疾辭慶曆四年詔建太學於京師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至皇祐五年冬十月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遂居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程頤所作大警異之即請相見每見必與之坐以論天下古今之事談經辨史之疑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遷大理寺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袋一日侍講上前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翼

之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旣而以疾辭天子遣中使引醫來數爲存問越明年石介忤權怨而報之錮子孫貶孫復翼之在病以聞不能朝一日三上章求去天子不強留詔馳驛還於是在廷諸賢士大夫與太學諸生以師禮送出郊各餞於相道如有所失不忍舍翼之始於蘇湖則教行於東南之士旣而王宮則教行於帝胄之齒極於太學則教行於天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一常居四五隨才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翼之弟子也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劉彛之善興水利皆出其門自河汾以後能

立師道成人者必以翼之爲首稱焉。翼之隨長子志
康杭州察推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
十有七。謚文昭。詔賻其家。葬於烏程之何山。在今浙江
湖州府城南一十里。 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
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
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
習。鏤刻駢偶。澁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
舜欽。擲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永叔游
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
賸。至志寢食必欲弁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

宮第。擢甲科。補西京推官。從尹洙。梅堯臣游。遂以文章
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
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永叔貽書責之。謂其不
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遷。軋
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永叔笑而
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
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初。范仲淹
之貶。饒州也。永叔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
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永叔乃爲朋黨論以進。帝獨
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
來。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奉使河東。河東賦歛過重。

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求叔慨然上疏邪黨益忌求叔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求叔復用有詐爲求叔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竒澁之文號太學體求叔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求叔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

學士知開封府丞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求叔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神宗初即位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求叔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污讒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於汝陰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葬於新鄭旌賢鄉求叔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

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未叔旁通六
經尤長於易書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
撰唐本紀表志自撰五代史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
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意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
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
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
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
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宋史論曰漢之文涉晉魏而
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
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
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 國朝

嘉靖九年從祀孔廟

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人父池天章閣待制
光生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大指自是手不釋卷仁
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
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
判官事以便省親許之丁內外艱服除簽書武成軍判
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
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多允言死給鹵簿夏竦賜謚文
正光皆疏論改正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改
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
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

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帝大感動未幾詔英宗判宗正遂立爲皇子改光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英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遷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是仁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

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竊盜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遺書責宰相吳充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卧內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

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傳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
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
終篇賜以頴卽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
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
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
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
幼冲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知陳州過闕獨爲門下侍郎
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
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
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

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
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拯焚拯溺况太
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
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
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時青苗免役將
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
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
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勅罷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錢復常
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
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是年九月薨

於西府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
堂禮成不賀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塋以一品禮服賻絹
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
葬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
粹德光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
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
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
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
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
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繁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二
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註楊子十三

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
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
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紹
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奪贈謚仆所立碑追
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
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欽宗靖康元年還贈
謚高宗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
廟 國朝嘉靖九年改祀先儒司馬子

胡安國字康侯宋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
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
紹聖四年舉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

無訖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
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欲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
推明太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汪聽稱善
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六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
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末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
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
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
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
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
直前事復安國官徽宗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
都學事稱疾不仕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勳合薦除

屯田郎辭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
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
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欽宗
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旣試除中書舍人賜
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除安國右文殿修
撰知通州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卽在城
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鄉
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二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
安國言昨因奏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
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
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建炎

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後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爲助而降

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僊都觀渡南江而休於衡嶽之下將終身焉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門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徧蓋準則之以語孟權

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則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

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葬於潭州相潭縣龍穴山安國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尚冷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安國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

漸以敬爲持養之要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耄
常釋手少欲以文章名世旣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
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於世 國初以
其春秋傳列於學宮安國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
遺黎塗炭 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
之心遠而彌篤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
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
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
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
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
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
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
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
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
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第
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
挺然獨秀者也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
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
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
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

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
九年改稱先儒胡子三子寅寧宏皆以德學著

稱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鄉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咎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顥學篤信而固守之顥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啓手足自盥垂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卒籲與劉絢才器志尚頗相同程頤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第進士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塲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顥有泚其憤懣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程頤與之別一年間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稱之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

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
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
天道本末一以貫之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淳並以文行名程頤見之京師
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典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
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
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
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
太學博士純罷酢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
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
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

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
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頤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
卒頤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呂大忠薦
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光洛陽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虞部
員外卽焞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
諸臣議焞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謂曰焞不
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願沒焯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靖康初种師道薦焯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闔門遇害焯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止于涪涪願讀易地也關三畏齊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紹興六年始就道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焯至九江上奏曰焯實師願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自欺君父遂留

不進復因薦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講時金人來議和焯上疏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今之上下莫如自治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當去者五乞放歸田里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三
四十五
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
二年卒年七十二焯質直弘毅實體力行願嘗以魯許
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
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
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
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已年四十事頤愈恭一
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
三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
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
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
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
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
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
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
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除邇英殿說書聞金入入攻
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
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命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
事當以收人心爲先免夫之後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
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常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
養之舟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

也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獬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祭酒尋累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辭直學士改待制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

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乞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徒步往學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即鬻田走洛見頤乃歸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

廢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小人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明道者多故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

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劔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其畧曰天下有三本父母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一則本不立洙泗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後真儒不復見於世其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先生得不傳之道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以春風發物莫知所以然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

飲或不克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閨門內外夷愉肅穆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意味深長蹊徑不差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其語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要也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侗旣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於此留意朱松遣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莹徹無瑕松謂知言熹亦稱侗姿稟勁特充養完粹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截然不可犯卒年七十一子友直信甫皆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刑當爲監察御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周孚先字伯忱弟恭先字伯溫晉陵人俱從程頤學頤嘗謂孚先兄弟氣質清明可以入道一日問曰學者要自得汝從事覺有所得否孚先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兄弟俱由鄉薦入太學氣質不少異尤薦于信道孚先由四明塩場調建德尉不就乞祠恭

先終坑冶幹官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五

南宋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進士歷司
 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
 其不可檜怒諷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
 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司安簿選邑秀民克弟子員禁
 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
 薦召以疾辭孝宗卽位求言熹上封事隆興元年復召
 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初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主
和論不合歸陳峻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丁
內艱工部侍郎胡銓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既
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
奏宜褒錄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
崇道觀再辭不允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
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
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
規俾守之明年上疏指斥近習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
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關入見薦熹甚力宰
相趙雄復言於上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

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
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熹拜命日
鈞訪民隱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日引去所部肅然於
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詔以熹主管台州
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熹提
點江西刑獄公事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
再召熹又辭始熹常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
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
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
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
舊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

州奏除無名之賦減經總制錢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
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常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泉
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上之明年以子喪請祠時
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乃除熹秘閣脩撰主管南京
鴻慶宮再辭優詔不允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
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
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
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優詔不允辭
乃拜命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
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罷脩葺東宮之役回就慈
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

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
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
浹洽疏入不報熹又奏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
服著在禮律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會孝宗祔
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廟堂不以闡卽毀徹僖宣廟室始
寧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
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
已除卿官觀初趙汝愚以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
胄爲慮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
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
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脩撰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

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劉德秀胡紘陳賈劉三傑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海乞斬熹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加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父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

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卽死汝往事之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刑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熹沒學庸語孟訓說并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廟黃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

而始著蓋知言也熹季子在吏部侍郎孫浚兵部侍郎福安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元浚自殺

張栻字敬夫浚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曰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爲不及間以軍事入奏請念宗社之讎耻問中原之塗炭稽古親賢以自輔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進

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脩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並准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栻劾請論罪不報栻求去詔以右文脩撰提舉武夷冲佑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栻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栻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爲而爲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

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家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時韓侂胄禁偽學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

兒女悲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顏面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廸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極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及葬熹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並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為元

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初從父謫道州楚粵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少色將薦用之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竒之因命受業朱熹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張栻二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卽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叻

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莫廬甚衆熹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荒政且舉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野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

生汝者黃父也制置季珏辟為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之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個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

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做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沒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休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

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點籍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郎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高弟經術行義

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爭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孫鑣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博極羣書嘗取管子思之心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靖元年中弟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

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
 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
 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
 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
 于庭示以傷在脅翼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
 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交諫弗聽
 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
 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
 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辯冤
 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
 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已復

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
 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
 辭遂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
 數月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
 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
 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子櫟檉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
 盡棄其業及朱熹來守一鄉淳請受教熹數語人以南
 來吾道喜得陳淳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
 讀無物不格其與學者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
 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
 多少工夫惟當開拓

心胃須萬里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
 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
 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
 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
 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
 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
 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
 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
 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
 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
 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

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議等書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
 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
 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真德秀
 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
 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
 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
 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問學
 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
 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

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卽位
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舜瑾盈野或
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
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作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
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
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
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
禮熹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

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少好荀揚老莊書後登朱熹門熹
首問讀何書如何用力剛中以所業對熹曰此非乃所
學也剛中遂專聽熹言熹爲易其字曰近仁與黃榦友
善切磋之益居多旣歸築室謀學號曰琴軒從學者甚
衆嘉定四年第進士調漢陽簿蘭溪丞所著有師友問
答集西漢奇語等書

陸九淵字子靜 撫之金谿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
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
凡兒見者敬之讀古書至宇宙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
徃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
內事乃宇宙內事後登光道八年進士第在行都士爭
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
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
之條折其故悉如其心淳熙元年調紹興府靖安縣主

簿二年呂伯恭約子靜與季兄子壽會朱元晦諸君子信之鵝湖寺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三年與王順伯論儒釋書曰儒者雖至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四年丁母憂六年服闋改建寧崇安縣八年訪朱元晦於南康元晦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是年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九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十年除勅令所刪定官

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識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十三年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注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

系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
十一
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中而卒時紹熙三年也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有詩文語錄傳于世子靜與子壽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孟子書是崇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初與朱元晦會鷺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後子靜至白鹿洞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元晦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元晦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甚廢講學而專務踐履然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但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拚諱宋潛溪曰學不

論心久矣陸氏兄弟卓然有見於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日不使纖翳可干夢寐卽白晝之爲屋漏卽康衢之見實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緊峭英邁而無漫渙支離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或者不無憾也丘瓊山曰元儒吳徵謂熹道問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爲意見而注心於茫昧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辯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

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爲學可乎哉門人之最著者曰
袁燮楊簡舒璘沈煥 皇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廟稱先
儒陸子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萊人徙壽春六世祖文靖公夷簡徙
開封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始居婺州伯
恭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
孫有中原文獻之傳伯恭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
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隆興元年進
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
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
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規模
當定方畧當審召供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
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
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
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管實錄院檢討官以脩撰李
燾薦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治道體統上下
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 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
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和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
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願 陛下虛
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謂圖任或誤
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

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遷著作郎以告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宜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錫名皇宋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騃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騃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墓在今浙江金華府武義縣東明招山惠安寺之傍朱文公書石刻云宋東萊先生呂伯

恭之墓伯恭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性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辯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寧宗嘉泰八年賜謚以理宗嘉熙二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 皇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呂子

劉彌邵字壽翁父沒家貧遺書數厨彌邵卧起其間不爲

舉子業以學古爲心自六經以下莫不抄纂考論古今斷制義理一以洙泗閩洛之語爲法事必求通理欲實踐自童至髦確然不移少以貧食于學後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不受郡令楊棟創尊德堂于學宮以處之亦不久畱及棟提點福建刑獄復論薦于朝未報而卒年八十二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景爲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以教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寧宗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

邊南北塗炭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兼禮部郎五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希元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司副使希元

與畱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胡槻薛極每誚希元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希元希元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奉祠受庠幹官尋亦召還希元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撰知龍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畱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

知潭州以蕪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上初御清暑殿希元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宗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桶當如二祖在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義寢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

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
視朝之勤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
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希元所主
濟王贈典既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
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既
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
執此以往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
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
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若督賦革之屬縣若貴糶便
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擒殄之未幾聞金城京
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

希元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
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
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
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
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
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
嘉納改翰林學士知訓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
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知脩勅令經武要畧三乞辭祿
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
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尋卒時端平二年也上
震悼輟視朝思之不置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世稱

西山先生希元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期以公輔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希元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希元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其議論與範不同如前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希元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于世今浦城縣南孝弟里有希元墓 皇明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真子

趙善湘字清臣宋濮安懿王五世孫居于鄞慶元初進士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封水郡公後爲鹽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卒贈少師所著有周易約說周易或問周易續問周易指要學易補過春秋三傳通議等書及書詞共百餘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慧爲臨川縣丞而黃幹適知其縣事伯慧見二子而師事焉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卒年八十一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文集三十卷而與王相問辯者十有八卷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人栢號魯齋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正傳卽往從之獲聞立志居敬之旨趙景緯守台聘爲上蔡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子弟禮卒謚文獻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書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曾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

國語濂溪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淵源稌志周子發通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金履祥蘭谿人景文曾孫少有經世志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子之傳者履祥講貫精詳踐履篤實宋末以史館編脩召不及用而國亡遂絕意仕進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繆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採子史以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於大學疏義尚書表註論孟考證中庸標註仁山文集諸經傳禮樂書各有註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

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終

回基之門二人蓋豈未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五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六

金

宋室諸儒旣歿寥寥二百餘年幾於絕響然金元諸君子卒多明經譚道衛正祛邪宗程朱而演聖脉者惡可以出處進退而槩黜之余因錄其顯著者以上紹宋儒之統下啓 昭代文明之盛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數尺大字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學

遂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鄆蔡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
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爲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
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
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黜遂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
初侯摯趙秉文連章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第以病未
拜官歸再授太常寺大祝權博士伐遷應奉翰林文字
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度終不能與世合復謝病去
居鄆城天興元年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碓山爲兵士所
得驅至廣平病卒年五十九疇初研經義學易後喜邵
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
與名醫張子和游其所著述爲文精密竒律詩尤工緻
後以避謗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
常添壽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
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

元好問字裕之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十歲能詩年十
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
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謂
近代無此作名震京師興定五年登第授內鄉令正大
中歷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
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
其詩竒崛而絕雕剝巧縵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沉鬱七
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長

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
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所著文章
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
自警十卷以金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史已所
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夫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顥爲撰
述爲樂瓊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
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君臣遺言往
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
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
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元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唐季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
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棨歛
州司法叅軍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父
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事皆以文辭政事絕出
四方至長孺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
律令章程無不包羅撰序咸淳中從外舅徐道隆入蜀
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
禕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與高彭李湜梅應春
等號南中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會宋亡退棲永康
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至京待詔集
賢院旣而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

授揚州至大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延祐元年轉
兩浙鹽司丞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
初師青由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傳龍泉葉味道
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益遊四方訪求旨
趣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爲人光明宏偉專務心學慨
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
者慕之有如飢渴方獄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
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
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壁碑版焜煌照耀四
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
文衡貴實賤華文風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一日與北隣
別去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
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
夜半正衣冠坐而逝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
集寧海漫抄顏樂齋藁行於世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授寶慶府簽
書判官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求宋遺士用之尤
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爲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爲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澤榜進士聲名不在澤下然
不肯表暴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
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豫章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廉
希憲之子惇爲叅知政事師禮事之朋來和而不肆介

而不狷與羣賢講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爲重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爲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旣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學者稱爲天慵先生門人日盛旁近舍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爲說經旨大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爲聞人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請爲考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淞湖廣皆禮請爲主文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爲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

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銳意於制禮作樂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以朋來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最關世教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数靡不精究子太古鄉貢進士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魏忠獻王琦之八世孫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家於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莫不究其根抵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闡域其爲文辭博達雋偉變化不測自

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戶外屢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士有一善必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稚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去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動中肯綮裨益良多卒年七十有六南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嘗學於性言性法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程端禮慶元人字敬叔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之學端禮獨從史蒙知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仕爲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弟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儒居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

下而卒後以子徐貴贈禮部尚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總州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涌溢發為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為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和之說質於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為先務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遷池州建德縣尹中書左丞呂思誠待御史孔思立力薦之召為國學助教尋陞博士其為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為得師丁內憂歸

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終於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辯戰國策校註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

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

咸淳初文圭年十八歲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

學者稱之曰墻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

再中鄉舉文圭為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

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

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為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

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

如指諸掌先屬續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

年後必有兵變恠於五代吾死當葬於不食之地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塚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有墻東類藁二十卷

梁益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後徙江陰與陸文圭同里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旣卒泐以西稱學術醇正爲世師表者惟益而已益所著書有三山藁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爲精年五十六卒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王栢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珪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

旨敬孫嘗著易象古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珪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聚徒講道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後辟江泐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卒年六十有一

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與周仁榮同師事楊珪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救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

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皆以儒學稱旅幼孤資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旅得所依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傳古直游聲名日著薦爲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見竒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爲留滯於此因相勉遊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慨然嘆曰此所謂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爲多與祖常交口遊譽

於諸公間咸以爲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悉其去請於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爲江淞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不徒以徇世好有文集十四卷行世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名久

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諸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其爲教專事講解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異端之徒亦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鄉民什伍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以歸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旣死人

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心賢士乎乃納心於腹中覆牆而捨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太常謚議曰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又無在官之責而死可以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伯顏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於兵

瞻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旣內附大父魯坤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因家真定父幹直始從儒生問學不干仕進瞻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於翰林學士承旨

王思謙之門由是博極羣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延
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瞻思笑而不應既
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叅知政事王士
熙交章論薦肅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
虎臺春遇優渥時倒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瞻思獨
不往見倒刺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三
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所著述
明日進帝王心法一書文宗稱善詔預脩經世大典以
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論留堅以母
老辭遂賜幣遣之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
上封事十條皆一時群臣所不敢言者分巡雲南及除

僉漕西肅政廉訪司事改僉漕東又除江東副使所至
藩臣震悚十年召爲秘書少監議治河事辭疾不赴十
一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
承制封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
山郡侯謚曰文孝瞻思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
地理鍾律筭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餽
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
五經思問竒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
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
記至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於家
劉因容城人父述讀書無所不通因承家學又天資穎悟

留心性理之學家雖貧一介不苟取隱居教授至元間徵授右贊善大夫卒贈翰林學士謚文靖封容城郡公號靜修先生

姚文獻名樞字公茂柳城人復遷洛陽少力學有王佐畧元太宗詔從楊惟中南伐拔德安得程頤朱熹書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棄官携家至輝州錄程朱所註書以歸世祖召至待以客禮首陳八目十三條皆帝王治平之道世祖竒其才動必召問且令授世子經世祖即位以樞爲東平宣撫使二年拜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蚤年肆力於學受業金履祥之門讀四書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讀詩集有名物抄八卷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其教人也忠誠諄懇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獨不以科舉文字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且薦於孝友有絕人之行中外名臣論列於朝而郡復以遺逸薦詔皆莫能致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得謚文懿世稱爲白雲先生

吳澄字幼清崇安人自幼知用力聖賢之學仕元至翰林學士封臨川郡公著述有易春秋禮記尚書纂言學基學統私錄支言集易外翼孝經章句諸書又校正皇極

經世書并大小戴記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
郭璞葬書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卒謚文正

按吳草廬許魯齋二先生纂遺文於旣絕聞正學於將
湮不獨高步當年亦且連衡孔室近以出處之故而議
其從祀隨黜隨復復之宣德而又黜之嘉靖何士論之
先後舛雜哉

趙汭字子常休寧人嘗受業於九江黃楚望究心春秋作
春秋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義作春秋集傳以明聖人
經世之志著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用力
之階洪武初召修元史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號魯齋先生幼有異質七歲入

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
而已乎師大奇之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
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旣逃難岨峽山始得易王輔
嗣說兵亂中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出入經傳泛濫
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
不研究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
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仲平默然契中手
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接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
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
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
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旣移家蘇門依姚樞以

便講習及樞被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元憲宗四年世祖出王秦召仲平爲京兆提學時年四十六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仲平來莫不喜幸郡縣皆建學世祖南征乃還懷慶學者攀留不得從送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仲平爲太子太保改命國子祭酒未幾謝病中至元二年復召至京命議事中書省仲平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四年五年復召還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擅權勢一時大臣多阿之仲平必正言不少讓遂自請罷八年爲集賢大學士兼國

子監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仲平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口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怒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涵養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如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焯等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又欲令蒙古生學習算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顏魯公字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每說書不務多欲其踐行不

貴徒說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曰敬敷五教在寬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大者有可成小者遽難以強之久之諸生人人自得下至童生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仲平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士君子嘗以農務爲生商賈雖爲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亦無不可史臣謂其設教之方千古一見云十年權臣屢毀漢法仲平請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仲平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仲平規矩從之元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仲平領之曆成奏上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十八年辛巳病革家人代祠仲平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莫獻如儀旣撒而卒年七十二嘗語其子曰我爲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

按羅整菴曰衡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道不廢可謂有功於斯文殆難以仕元之故而并棄

之也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會祖剛簡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以養其明義祖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仕娶楊祭酒文仲女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處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大德初至京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爲助教除博士仁

宗即位拜臺臣爲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從集問禮器祭義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遷集賢修撰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文宗即位命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

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史大典閱歲書成
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乞解職其評議文章不朽之
於至當不止其說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
忤物速謗終不爲動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
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
書省叅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家素貧歸老後食
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者爭起邸舍以待之
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學雖博洽究極本源經緯彌綸
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嘗以江右先賢甚
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欲取太原元好問中
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
文萬篇藁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
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
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

虞槃字仲常集之弟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
父憂復除湘州判頗稱癖古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已卒
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
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
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澄所解諸經
義輒得其旨趣澄亟稱之不幸年不及艾而卒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幼貧讀書刻苦晝夜不少懈
父子自爲師友貫通百氏早有文名程鉅夫盧摯先後

為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以摯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陞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選國子助教復留為應奉南歸省母旋復召還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閒習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以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何如揭昉碩間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授朕經即揭昉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與修經世大典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選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奉旨祠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侯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

擢為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讀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故微辭與義必屬侯斯訂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俾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詔修遼金宋三史侯斯為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四年遼史成得寒疾七日卒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侯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

嘗享是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於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尤不曲為揜覆為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勲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為榮云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於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潛潛生而後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選兩浙都轉鹽運使司石堰西場鹽運改諸暨州判官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修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出為江淞等處儒學提舉潛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無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始得謝病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潛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宁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五
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水壺玉尺纖塵弗
汚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
間煦如陽春潛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
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
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
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
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彙三十三卷義
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柳貫浦陽人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
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
經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
沉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爲江山縣
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黃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
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
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
三卒

吳萊字立夫浦陽人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輩行稍後於
柳貫黃潛而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
誦嘗往族父家日記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
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爲神延祐
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裏山中益窮諸書
與旨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五
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
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
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稟貫平生
極慎許與每稱萊爲絕世之才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
斬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吾縱操觚
一世安敢及之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
長卿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
曰淵類先生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五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六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六

皇明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
盡自是日記二千言少纂古人之學研究經史析理精
微十五受業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涑又游于柳貫黃
潛之門且泛濫百家悉得旨要乃發而爲文雄麗溫雅
浩然不息元末避亂龍門山 太祖徵至甚眷之 命
司制作一代典章文物承旨撰次皆足傳後天下無賢
愚識不識企慕之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

使購漁文不啻拱璧漁坦重任真不忤物爲人給亦不較其學無所不窺而尤以篤行爲尚嘗曰古之學者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敝也好接引後學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久而不衰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以答至王公貴人曾不少降下一候其門 朝廷有大議援古今辯說侃侃不回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產業自少至老手不廢書及歸青蘿山閉戶纂述人罕窺其面視近甚明能一黍上作十餘字十三年子慎獲罪安置茂州卒於夔所著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行于世正德中

追謚文憲

朱善字備善豐城人十歲通四書五經大義壯年以經學授徒隱居鄉里解經著書以聖賢道學之傳爲已任所作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等書洪武八年授翰林脩撰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有遼海集尋賜還鄉著皇極經世等書十七年 召爲翰林待詔進 文淵閣大學士上命讀心箴復言人心道心倚伏之機大見嘉納逾年卒卒之夕鄉人見有星如虹墜于居所人以爲文星之墜後追謚文恪

曹端字正夫河南滎池人爲山西霍州學正專心窮理之學日事著述率訓弟子務期躬行實踐及調蒲州士子

上章爭欲得之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童子亦悲泣上官不敢以屬禮相遇至其境必敬謁之凡考校必質之以主去取其父初信佛端作夜行燈一書獻之父卽舍去所撰書至今行世學者稱爲月川先生爲人篤尚理學躬行實踐自幼以聖賢爲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畧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篇家宗統譜月川書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仕終蒲州學正彭幸菴公欲舉端從祀孔廟以爲本朝理學之冠嘗致書於南巡撫李梧山都憲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

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然則公之學有師承有自來矣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少以學行聞江東郡縣薦爲校官不就永樂末以醫生舉仁宗監國命教功臣子弟拜監察御史陞左副都御史天順元年卒謚文恪公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清節莫比所著性理羣書補註文章辨體其集解文公小學錄上經筵其求端用力必由博入約自體達用其爲文以羣經爲之本以遷固爲之輔而要歸則一本于理

梁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家貧力學通六經之旨累舉不第遂棄舉業遍交名士講求正學年八十二而卒所著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六
有周易參議詩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
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
朱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
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八年父貞爲河南鄆陵教諭命
就試河南中第一明年辛丑第進士宣德二年擢御史
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
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深探密玩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
出爲山東提學僉事每臨諸生親爲講不事夏楚皆呼
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問三楊吾鄉誰可
爲大臣者皆以公薦 召爲大理少卿因令一見振公

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者已而遇諸塗衆
行跪禮德溫獨不屈振由是憾公會振姪王山謀娶獄
夫之妾懼其妻阻誣妻毒殺夫坐死德溫辯其冤都御
史王文誥事振劾德溫受賄棄律竟坐公死繫獄持周
易誦讀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免歸田居家
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爲大理丞景
泰元年南京大理卿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
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耳四年秋 召入北大理天順元年 英廟復位遷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
諫不聽又見曹吉祥石亨等竊弄威權遂引疾致仕居

家八年四方從學者日衆每以聖賢爲師日夜冠危坐
望之儼然可畏雖燕居亦然隨其所寓圖書箴規恒在
左右凡辭受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
接人和氣可掬無大小衆寡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
踐履純熟教人以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竒僻之說爲
文根理詩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
詩集文集行于世天順八年卒年七十六世稱敬軒先
生贈禮部尚書謚文清成化元年監丞李申劉文安公
請公從祀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
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
道所得以此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

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至斥建言者爲非
愚則諛過矣羅整菴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
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有
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弘治九年令春秋專祀於鄉
隆慶五年 詔從祀孔廟稱先儒薛子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國子司業溥之子弱冠見伊
洛淵源錄心慨慕之遂棄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日取
四書羣經及先儒語錄玩味之不下樓者數年久之名
聞京師累薦弗起天順間以石亨薦 上命行人曹隆
賜 璽書加束帛徵之旣至 命爲左春坊諭德上䟽
辭 召見 文華殿對曰老病不堪供職 上不允顧

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供職與弼終不就 詔許之進十事再 召見慰勞遣行人王惟善送歸道遭風幾覆舟衆皆駭怖與弼獨正襟危坐居鄉動必以禮不受變於俗家貧力耕以自給四方來學者束脩皆不受常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矣必除之吾可出又常病宋末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卒年七十九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且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適興曾襟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無不踴躍思奮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貢士身長八尺目炯如星右臉有七黑子生之前夕母夢白龍入室其光若晝幼秉竒悟戊辰辛未會試不第聞江西吳與弼講學于臨川遂棄其學而學焉丁亥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颺言于 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羅倫章懋莊杲賀欽輩皆與游欽時爲給事中聞獻章論議卽日解官去獻章歸四方學者日益衆江西布政陳煇脩復白鹿洞書院成聘獻章主之不就壬寅以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 召試吏部辭疾不往上疏乞歸養授翰林檢討上表謝不辭而去教人以主靜爲先

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員神不測之神又曰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緊要正在勿忘勿助間又曰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其教人不立語言文字有勸之著述則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元有易乎又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剽語楓山語錄曰天下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誠能動人或謂白沙學流于禪亦未爲定論

陳真晟字剽夫福建漳州人學術專一教人以靜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傳註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

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功夫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 天順二年詣 闕上程朱正

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戒周

公待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晦者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焉今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疏上舉 朝目爲迂儒竟不報聞臨川吳聘君名行至江西欲就正焉太史張元禎止宿扣其所得大加稱賞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如聘君者不必見也遂歸鎮海遷龍岩晚定居于漳之玉川卒年六十有四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先世以軍功法興化衛總旗少孤襲戎役厲志學古畫後公署夜歸讀書嘗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東徃見陳白沙執弟子禮白沙告以爲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爲吉安府推官信孚上下告績至淮寒凍幾絕所知覆以敝裘得免 弘治末爲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以母老乞終養短床敝席蚊帳不能辨身治畦妻子服食粗糲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吏部以其養母清苦奏改晉江教諭以資其祿不拜又援侍郎潘禮例月給米三

石卒之日幾不能殮詔賜坊表宅扁曰孝廉

賀欽字克恭遼東廣寧人成化丙戌進士聞陳白沙講論輒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霍奚以爲世用卽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別則肖白沙像懸於家之別室日瞻企之弘治初內閣首薦授參議疏辭且上治理四事 上允所辭而四事斥以浮泛 正德初鄉寇暴發戒勿犯先生家鄉人聞而請往撫之賊遂退散陳白沙嘗言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中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其見重如此家居杜門潛心理學清脩篤行鄉間化之稱曰醫閭先生

葉盛字與中直隸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仕至吏部侍郎

卒謚文莊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跂古人
居家惇孝友蒞官清慎勤恪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門
無雜客閑居手不釋卷考古辨疑至忘寢食而于聲色
財利之好澹然不以動心其居諫垣當己巳之變所疏
誅失律獎死事守邊關賑蝗旱厚迎 上皇復午朝等
事詞氣慷慨人以爲難前堂後寢各置范文正公圖像
政暇則拱手默對良久而去且好古博學根極理要眞
希文之亞哉所著有西垣奏藁上谷奏篇水東日記菴
竹堂等集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南城人景泰甲戌進士自少沉晦周
謹言動必以儒爲準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洽聞爲輔

正心脩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奇自公之暇凡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自刑部郎歷藩臬進南京刑部尚書一以清節自持不阿權貴故所至畏服大學士劉吉惡其剛直嗾御史鄒魯以事誣公遂乞致仕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行于世弘治壬戌卒于家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旣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數亦稱情云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從吳與弼游慨然以斯道自任其學以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其齋至性純孝父病劇嘗糞味苦尋

愈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久之柴毀骨立杖而後能起三年不入寢室月朔之薦四時之享及總功之喪動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從學者築書館居之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加嚴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其進學箴畧曰誠敬旣立本心自存立行旣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羅整菴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六
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

羅倫字彛正號一峯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天資剛敏清介澹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錄開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富貴真如浮雲過日潛脩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密之銘所以作也廷對策中引程子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執政欲改其下句公不從直聲大震楓山語錄曰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直可脩政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浚川慎言曰或問克菴曰節行振世又問羅一峯曰學術衛道又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克之也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彛正克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公爲脩撰時大學士李賢遭喪 朝廷畱之臺諫皆不敢言公上疏力陳古今起復之非遂落職提舉市舶司士論榮之及再入翰林遽以疾告橫經受徒日以註經爲業十年卒于金牛山追謚文毅所著有一峯集

章綸字大經浙江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景泰中爲禮部主事知無不言而請朝 上皇請復 儲一疏詔獄榜掠曾無悔心其論學者須大其心胷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

心纔會小不至狂妄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心
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
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
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是一泰一否祇憑氣運
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弟兄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
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
之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
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
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拔
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肆邪侈

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節頗
分明不敢放過先生專志六經附博子史意所詣極將
欲起婺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
接東萊晦菴之傳卒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恭毅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
少以竒章七歲寧獻王召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
句 憲宗踐祚勸行三年喪及上䟽論王道幾萬言尋
與時宰不合養病家居二十餘年潜心理學名益大著
後三赴 召而出在經筵首勸閱西銘太極圖 孝皇
卽取二書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之竟困
于讒口爲人孤峭竒拔卒以是不容於時輩平生博涉

羣書尤好探經傳多所獨得詩文平實爲人所重楊廉稱其造詣高于一時必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作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丙戌進士官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力學敦古襟懷坦蕩嗜好不入於心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其不能易初授編脩卽與同官莊昺黃仲昭諫鰲山燈火廷杖出知臨武縣改南評事陞僉事考績乞歸閉門却掃力耕自給四方弟子執業者雲從名卿隱士接軫于門或諷爲文章曰小技余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起祭酒首厲教化明道術

正德改元歸以禮部侍郎致仕嘉靖初特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雖官僅三品食祿不數載尋請老歸林而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苦志潛脩不妄言動以古聖賢自期敝衣糲食人所不堪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文辭嘗手錄格言以爲實踐之助爲御史正色直言不忌時諱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提學南畿力變浮華寄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擢布政使務爲惠養育材如春持憲如秋其視去就升沉漠如也由河南憲使復除任廣東布政使中官誣以他事逮赴京廣人數萬擁畱之在道病作卒于南

昌所在至今人有遺思

周瑛莆田人立志欲求見聖人之一故爲學必欲由博以反約由是肆力於百家羣藝教人必先於靜得隨事窮理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會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融貫有得官至布政使

張吉餘干人信古好義耻同流俗以名節自砥礪其爲學務窮理致知體之身而驗之心直欲著於事爲初任主事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出判景東能申明禮治士官長及夷民咸信化之後知梧州以聖賢之道諄諭郡生一時知所嗜向人以爲非有本不能也

羅欽順泰和人莊篤由衷動執梨棊不能撓以非因自號整菴人固信其爲整也凡出處取與必欲印有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悠悠直到底其教人每以是官至尚書甘茹清素晚年不下樓數載以終著書三篇曰困知記摘似明貞剔僞正實其曰析心性以辯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達茲四者而羣言統矣其武夷之派乎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淵源自六經權衡程朱低昂百氏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先儒之矩度若求之漢唐殆不能及程朱之書至老篤好自脩諸身施諸政以致文詞書札冠禮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淆雜人莫適從先生輒舉二夫子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

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嘗復余子積論
理氣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論萬則不徒氣萬
而理亦萬此言尤有獨見自庶吉士歷宗伯嘉樂退休
之心始終一致卒謚文恪所著有文集奏議家規及
皇明名臣言行錄理學名臣錄等書

蔡清晉江人飭躬砥行不入俗浮靡其學以六經爲正宗
四書爲嫡傳宋四儒爲真派生平精力盡於此摹擬闡
解一時學者所宗曰虛齋說也正德間爲江西提學忤
寧藩欲傾之遂致仕先生凝重端雅操養力專而進取
之念畧初與甯永禎楊九峯拜何椒丘願爲弟子旣又
友儲殖菴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

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旣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
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
來新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
克拓發由中之蘊彙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奚
必搜竒索隱收難字爲工泉州一方文物之盛實始于
清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正德三年進士第一除翰林
脩撰公初入庠校與馬瑗康海皆有名關中旣入翰林
朴靖端約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欲引啗公
驟與卿佐且授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公遜避不與來往
瑾憾且中傷公會瑾敗得已九年請告歸嘉靖元年

復除脩撰三年議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六年陞南
考功郎中九年陞卿南尚寶十三年陞南太常少卿十
四年陞祭酒國子監公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有條約
動遵古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門生環向請
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十五年陞禮部侍郎南京
十八年致仕歸越四年卒公方總角卽有志聖賢道學
不爲辭章之習在南都日集問道請業之士懇懇爲發
明講解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
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
何害其爲同哉學者不負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
竟於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經籍皆躬行

心得之言有程朱之所未發者 本朝學者見道分明
踐履篤實粹然成德者惟河津薛文清公一人觀于讀
書錄可知也乃至乎今涇野公出焉完名令德不忝文
清至于著述公則爲盛其大者若周易說翼尚書說要
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
釋足以發前聖之奧旨正後賢之偏識指來學之迷途
若斯人者謂不有功于聖門可乎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少有奇質歷官翰
林官坊專心問學爲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爲奇澁語而
言意宛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緣飭吏事應
對賓客出入經史初在翰林卽勸 裕陵勤經筵以明

聖學謹內治以敦政本未幾上時政十二事條蜀寇防禦便宜 成化初爲祭酒兩任國子表率生徒規閑整
整又上言祀禮儲蓄省刑減役薄稅禦虜撫夷等十事
國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而禮樂不稱
封號不加公以爲闕典宜更議下禮部鄒尚書不可
茂陵用公議增籩豆十二舞八佾十四年陞禮部右侍
郎尋轉左十六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 太子少保公
又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
有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徼賞踰舊額歲益至三
四千人河西諸番又詭烏思藏益不可詰公請視海中
倭夷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貢使名及貢物符上識以
舊賜金印至關驗是納否斥去 成化末月當食不食
衆議宜賀公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 弘治元年致
仕歸聞有虜警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事又三年卒
謚文安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 天順甲戌進士資性澄朗服

膺儒素以古人自期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脩 成化

中預脩 英廟實錄及校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好

通鑑理宗好綱自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 上親賢講

學以史書質經傳窮義理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皆嘉

納之進侍講以艱去 孝宗起脩 憲廟實錄李文正

貽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乃勉力入朝供奉史局於汪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九
真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正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
若將浼然清脩勇退耻絕功利不爲時局所惑 弘治
中爲兩京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復嚴約束明出納廣
建置 上疏正文廟祀典及申明補敝舉墜凡所建白
皆師古義不徇俗以希世 正德初權奄用事矯令致
仕卒贈尚書謚文肅所著有真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
續錄四子釋言赤城志方石文集又刻方遜志文集以
傳于世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大學士謚
文莊公少孤力學六歲能詩弱冠著論爲老儒宿彥所
畏服以廷試第四改庶吉士預脩寰宇通志 英廟實

錄宋元通鑑綱目累遷學士祭酒禮部右侍郎嘗著家
禮儀節朱子學的世史正綱及大學衍義補 上嘉其
精詳該博有補政治 憲廟實錄成進大學士公博極
羣書尤熟 本朝典故而理學之精著述之富人無出
其右者

王鴻漸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崇實黜浮誠信動物讀書以
窮理致用爲的雖一字異同必審其義之所安善觀史
務審得失辯邪正爲山西提學先行檢而後詞華多士
歸心 孝皇嘗謂劉大夏曰鴻漸他日可大用歷遷吏
部侍郎尤明習國典 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
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謚文莊

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平生潜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克廣之使若泉達火然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脩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性度端雅博綜羣籍初知許州諭諸生義利之辨及忠孝大節所舉皆重風化徵爲戶部員外郎 孝廟臨御諸公奏抑恩倖釐正度支多出公筆薦陞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藝士類勃興累遷副都御史以不通劉瑾勒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尋以言官交薦起禮部尚書竟辭不就力學至老弗懈無書不讀諸經究極奧旨爲文類擅弓左氏詩歌出入李杜間樂府有晉魏風格一時文學之士收名定價率以公爲師造請無虛日所著簡端學史二錄已爲都憲吳獻臣錄進其定性書說漕政舉要錄容春堂勿藥諸集藏于家王文恪公嘗序之爲無媿昌黎云公操履端謹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嘗自言曰願爲真士夫不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一
四百年三
爲假道學平日研窮有得著爲日格子十二卷蓋取伊
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意而疑似之剖析義理
之折衷人物賢否之評古今治亂之故亦畧可見自登
第至侍養一切餽遺例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
遺文畜之甚富人稱公于家爲孝子于世稱純儒傑然
爲天地間完德君子卒謚文莊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
門斂跡不事交游爲編脩益沉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
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
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清慎不渝憂時濟世之
心每惓惓焉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競持名節
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謚文恪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歷
官南京吏部尚書伯安少穎異有逸氣年十七謁婁一
齋毅然有希聖之志弘治壬子舉鄉試己未第進士授
刑部主事日事案牘夜誦五經及先秦兩漢書尋移病
歸越卽陽明洞闢書屋究仙經秘奧甲子聘考山東鄉
試改兵部武選主事 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
誅瑾瑾大怒縛杖 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
日夜默坐求諸靜一始悟格物致知之學提學副使席
書聘主貴陽書院五年始知廬陵縣瑾誅陞南京刑部
主事調吏部至考功郎中陞南京太僕少卿值畱同多

暇專以良知之旨訓後學從遊之眾自滁始九年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
奉察賊大起江廣湖柳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伯安首
誅通賊監生吳讓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
賊又平桶岡洲頭賊尤悍黠明年進兵連破三洲乘勝
逐北城巢二十有八賊藪盡為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
歲時祀伯安陞副都御史叙子錦衣衛百戶伯安班師
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
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風俗為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
濠反伯安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言狀伯安
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討賊發檄召江西

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謀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
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以疑宸濠賊果疑四路
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攻南康九江安慶伯安兵已大
集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
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伯安迎戰
于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內閣大
臣及王瓊忌伯安久之不賞 嘉靖改元 詔錄伯安
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
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為詞嗾言官論沮伯安不
得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
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擒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

伯安不自安累疏辭封五年岑猛黨盧蘇王受相結而
叛起伯安代姚鎮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伯安諭
蘇等 朝廷宥爾宜有以報 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
伯安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蘇等約且用爾衆一戰
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束過八
寨徑搗其巢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
伯安言伯安挾詐專兵伯安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時
七年十一月也年五十七初聞於朝忌者媒詆遂削世
襲伯爵至 隆慶中始復贈謚文成 萬曆十二年從
祀孔廟稱先儒王子伯安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
喜俠長工詞章壯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啓遂

屹然以斯道爲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其教人以致良
知爲主其語門人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
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
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
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
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平生著述
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盛行于世然伯安之學與朱文
公稍異以故海內士疑信者半惟泰和歐陽文莊公德
安福鄒文莊公守益吉水羅文恭公洪先相與尊信而
發明之其徒慕致良知三字之簡易無問遠近賢不肖
踴躍而從者甚衆然靈覺暫萌物欲旋蔽退而叛道悖

德者亦多視程朱門人之有入門有實地隨分各得者
異焉則王氏之成就人材信與程朱異矣從祀之日議
論紛紛有以哉

按陳白沙王陽明二公之學功夫簡捷最易入道世或
病其出於象山然射者期於破的渡者期於到岸學者
期於聞道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畢矣又何必
問其所從入哉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
爲最胡敬齋居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蓋一峯楓
山偏於退隱爲高矣陳白沙獻章近于禪莊定山杲工
于詩與未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一
節雖白沙亦譏之陳剩夫是狷介之士其學識比胡敬
齋猶未及鄒吉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廁于道學餘非未
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
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今皆續入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嘉靖己丑進士時大
學士楊一清等以洪先廷試卷進呈世宗親批曰學
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遂擢第一其學以主靜爲本謂
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終自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
染不得無然歆羨無然畦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
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
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
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

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脩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囚即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卧疾散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心處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遠或為季桓子之仕或為燔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始相續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為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狼狽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即使清介孤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不深省而致思哉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六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氏族考 總論

通鑑外紀曰伏羲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之本而使民不瀆

夏書曰錫土姓言因其所生之土而錫之

國語曰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人始主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

傳曰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今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聯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為氏

史記註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許氏說文曰姓人所生也姓之為字因女以從生女生亦聲也

白虎通曰夫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慶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蒸民尚書云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各具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推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

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事即可知矣所以勉人為善也或云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公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魯有孟氏仲氏叔氏季氏楚有昭屈景氏齊有高國崔盧氏以知其子孫也

風俗通曰萬類之中惟人為貴春秋左氏傳官有世功即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謹同姓也蓋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以號唐虞夏殷也以謚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國曹魯宋衛也以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成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國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鳥五鹿青牛白馬也

自族洲而為姓姓別而為望望別而為房故姓多則訛其族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必然之理也今夫劉氏一族自堯陶唐氏至秦為劉氏而其姓有六媯氏一族自舜別為姚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為王氏而其姓有四若是則姓多而訛其族杜氏一姓自杜伯之後為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為濮陽杜氏一姓而五望張氏一姓自常山王耳之後為河間張氏至唐相亮為鄭州張氏一姓而十望若是則望多而訛其姓清河崔氏一望而三房博陵崔氏一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六房隴西李氏一望而四房則房多而訛其望

雜編曰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有名以相別也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杜預云舜生媯汭賜姓曰媯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故舜後姓媯為氏曰陳鄭驥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

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王父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妾之子則以王父字為氏若展氏臧氏是也其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民者則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子孫為卿有大功德則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賜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為卿其君不賜族則子孫自以王父氏為族

白孔六帖曰前漢去古未遠風俗質畧故太上皇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劉氏所出云晉士會適秦

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號豐公生熒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亦可一笑南史俞姓在江東最為寒族梁武欲加俞藥以口為喻力辭而止且曰江東俞錢無君子姓不可不改也大抵六代重門地故以蔭叙為崇唐宋重學業故以科第為重魏道武太和十三年下詔以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請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復皆改之

魏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

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冲女亦爲夫人詔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稽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勲著當世位盡王公者具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勅其舊爲部落大人而皇始以來三品官在給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若非大人而皇始以來三世官在尚書以上及品登三公者俱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俱爲族令司空穆亮尚書陸琇等詳定務令平允因下詔爲六弟聘室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咸陽王禧聘故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聘故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聘榮陽鄭平城女潁川王暉聘故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聘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聘榮陽鄭懿女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閣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耶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唐太宗貞觀中上命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上之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替

苟他族欲爲婚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凌上惡之命士廉等徧賫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僞辯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良貶退奸逆分爲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何足言哉况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凌替而猶卬然以門第自負世人求與爲婚多輸金帛我不知其解也今欲釐正差訛舍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耳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于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于天下高宗顯慶四年改氏族志爲姓氏錄許敬宗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遣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官品高下爲準凡九等士率以軍功致位五品與士流時人謂之勲格初太宗修氏族志山東著姓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勲臣家不議其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皆咸與爲婚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其房其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其子求婚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壬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溫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

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數然族望爲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婚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徃徃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矣

武后嘗問張說曰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姓乎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爲姓其後天子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國或以官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父乃爲姓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善

柳冲蒲州虞鄉人父楚賢大業中爲河北縣長冲好學多所研總景隆中修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冲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等及冲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會元忠等相繼物故先天時睿宗復詔冲討綴書迺成號姓系錄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紀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易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

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
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蔡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
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
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職則三鳥五鹿氏於事
則巫卜匠陶於是受姓名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
子孫失其本系司馬遷父子迺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
明世家迺知姓氏之所由出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福
猶爲彊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
誓曰非劉氏而王無功而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
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
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

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
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矣其州大
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
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矣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
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
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
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東南則爲吳姓山東則爲郡姓
關中亦號郡姓代北爲虜姓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
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
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
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今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
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
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
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
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
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
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
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正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
爲右姓路氏著姓畧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
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
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
經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尚姓之

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迺及古道罷鄉
舉離地著直畧及附也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

衣冠人無廉耻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
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
之人質故尚婚媪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
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
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媪者先
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遠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畧仇
儼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
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
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一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

者下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二孔也故疆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之人行不本于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厚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迺可與古參矣晉賈弼撰姓氏簿狀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序王儉又廣之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至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學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呂才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柳為宮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辯徵羽此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類苑曰氏族之譌久矣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三者實一姓也自分為三派寢遠寢忘則為三姓矣退之所謂徐與秦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揚子雲于蜀無他揚今此揚姓亦皆雜於楊矣錢鏐有吳越吳越之

人避其諱以劉去偏旁而為金王審知據閩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尤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復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鮮于則曰于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復姓又將混於單姓矣唐末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為于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至今二于無復可辨如豆盧蓋唐大族欽望瑒輩皆嘗為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殆混于盧耶按瑒瑒陽都縣舊有

葛氏自諸縣遷來者恐無所別因目為諸葛氏則諸葛原止姓葛也

山堂李氏曰按左氏之書子長之史記其載諸國姓氏與夫世裔多有可疑者春秋之時諸侯之國凡一百十五可以知其姓與爵者四十有六晉楚之類是也可以知

其姓而不可以知其爵者一十有八焦陽之類是也可以知其爵而不可以知其姓者一十有七沈尹類是也其爵其姓皆不可得而知者三十有二陸渾之類是也

不知其姓不可得而見之矣而知其姓者又不可究信如以趙為羊姓而子長又以為姬姓以邴姓曹國為重黎之後又以為吳國之後此其言異同固不足論至於姜氏為伯夷之後又以為四岳之後是其言自相異同也舜之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若以四岳為伯夷則是夷自薦其才也豈其然乎此左氏之言姓氏所以為可疑也子長之史記始於黃帝迄於漢武天子世次見於帝紀諸侯世次見於世家夏之後則為杞商

之後則爲宋以其世家本紀併而考之則其苗裔歷歷可稽至於滕薛邾邾之屬雖其事見於春秋而其世次之不傳者又不可盡信堯乃舜之從高祖而舜乃妻其女、鯀乃舜五世從叔公、與舜同爲堯臣、湯與王季同世也、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則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而臣事十五世孫、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十四世孫、必不然矣、此子長之叙世次所以爲可疑也、大抵去古既遠、襲舛承訛、無所取正、左氏猶然、况子長乎、子長猶然、况班固以下乎、左氏羸姓爲伯翳之後、班固又以爲伯益之後、韋昭遂以伯翳即伯益也、孟頫達復以伯益爲皐陶之子、按史記皐

陶之後封蓼、伯翳之後封秦、垂伯益之後、不知所封、是則伯益伯翳皐陶各爲一族、翳與益不得爲一人、而益不得爲皐陶子矣、又禮書曰、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以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與姓一也、氏亦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庶子、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與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合氏則爲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威

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呂氏博議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
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
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
子孫別而爲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爲氏者
矣有以先世之謚爲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爲氏者矣
有以始封之邑爲氏者矣支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參
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觀之有綱有條若指諸掌焉孟
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游國封印公父伯張同
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樂高崔國
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
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
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
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
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者矣然人罕有能辯氏族之原
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
邛城之王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耶奉
春之劉耶元海之劉耶其能明辯而不惑者鮮矣氏之
馬者未必能辯其馬服之馬及馬矢之馬也氏之石者
未必能辯其周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
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蓋由譜牒之
興廢而已以是知譜牒之學不可不講也

路史曰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曆之書反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為耶且世之妄說者如以雙姓為出蒙雙奇姓為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軍出冠軍皇出三皇春則自於春申有則自於有巢居本於先且居西本於西門豹芻因於牛哀之食芻茲因於才子之宣茲審出於面勢之審曲此何典故又若以童出於老童洪出於共工箕出於商紂伊緜唐堯昌緜昌意累出嫫祖聃出聃季載而卑本於卑耳之國其妄謬可勝槩耶夫山名非必從山鳥名非必從鳥草木之名豈皆旁施草木魚虫之字奚必側設魚虫是則國邑之名古之從邑者甚少邾邾郕郕之類豈皆因失國

避難而去邑耶至張納碑言張本張星柳敏碣言柳因柳宿益無所據矣且盧雷陳甄既云聲轉仇求棗棘則謂仇改豈惟不學之過哉亦不識字之所致也東方生曰東來為棗而棗陽本棘陽也予是以知棘祇棘據之改為棗非避仇也世之避翼祖諱者析其字為文苟二字而不知翼祖之諱不從文不從苟也昔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人以是卜其必亡而隨之文帝惡隨之從是乃去其是以為隋不知隋自音妥尸祭鬼神之物殺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矣書名之味其禍如是君子可不知所戒哉

通志序畧曰宋朝先正嚴於姓氏之別如希文少依母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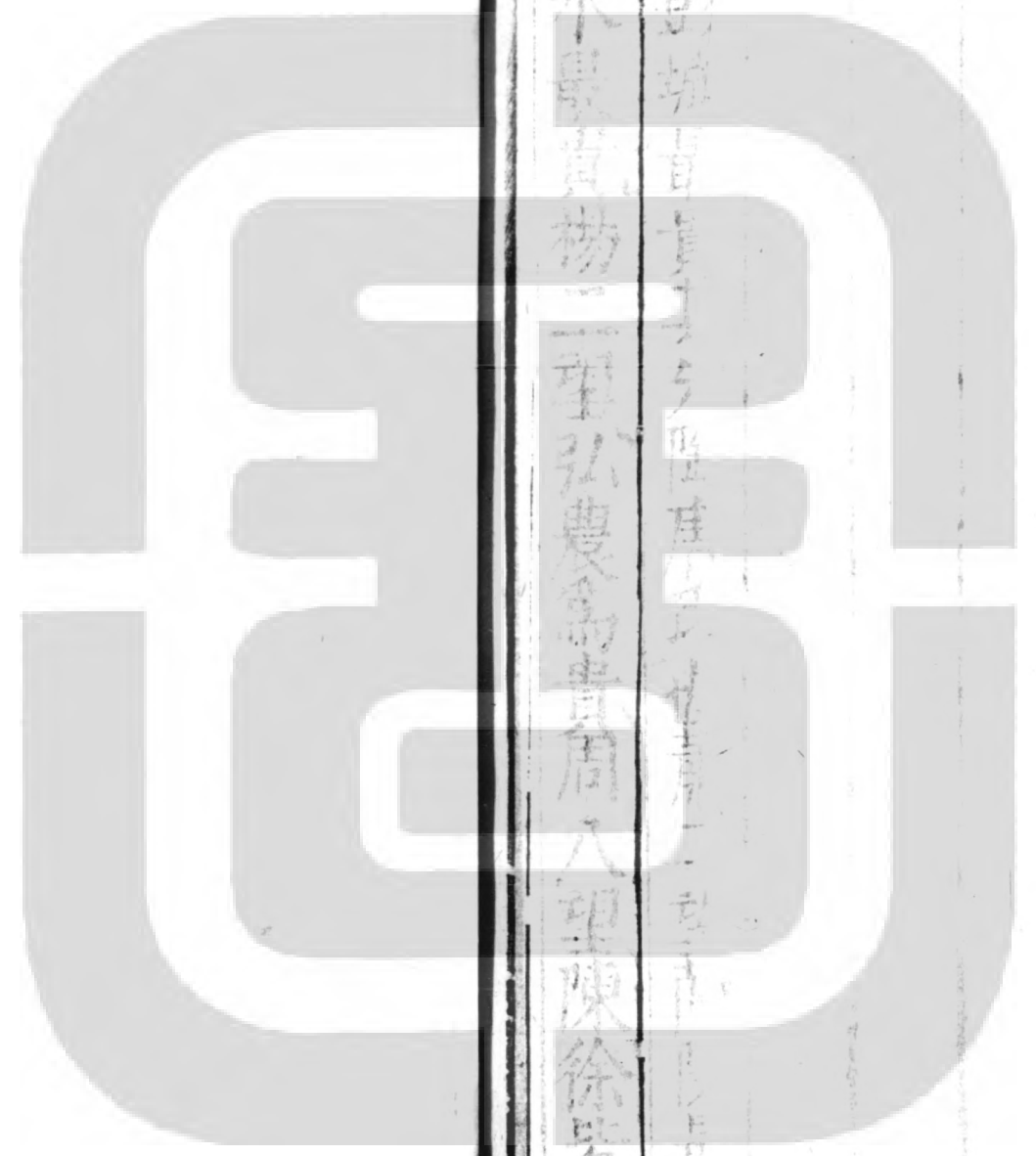
冒朱姓已稱朱學究矣既長知其世家泣從范氏其視滕公從外家而姓孫所見遠矣武襄遠祖狄梁公已有誥身可驗也公以一時遭際不敢浼梁公之後其視郭崇韜哭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若夫司馬聳聽北遼小范之稱驚動西夏則知姓氏以人物而榮子厚無行有玷郇公京卞僉邪借名端明則知姓氏以人物而辱或榮或辱皆由乎人彼區區冒姓亦何益哉

白孔六帖曰士人以氏族相尚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四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更相非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于朝廷爲之置官撰定而流俗所徇煽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隴西李氏乃皇族亦且列在第二其重族望如此

王弼州集曰江左門高故稱王謝其次則顧陸朱張淮此則推崔盧李鄭崔浩宗雖滅而貴不衰隴西之李居次唐文皇以人主之勢發憤而望不蓋江左見併于隋故王謝少減瑯琊之王初在太原上而隋唐之際太原漸貴至宋益貴是亦乘除之數也雖然謝安得比王王自瑯琊太原爲周靈王太子後北海陳留爲齊田和後東海亦曰姬姓天水九姓爲王子比干後高平京兆爲信陵君後又有出自楚威王後者而謝無聞也王于義

大也君也天地人一貫三爲王而謝義辭謝也又凋謝也王氏二十一望而謝二望王氏無論漢即未渡江以前而爲公卿著名者十餘人謝固廖廖也始興輦輅之勲與廬陵雍容之業又倍蓰也謝安得比王張王李趙皆黃帝所賜姓也王氏二十一望最貴者瑯琊大原也謝二望會稽爲貴崔二望清河博陵俱貴盧氏一望范陽李氏十一望趙郡最貴隴西次之唐即隴西望也鄭五望滎陽爲貴顧一望吳郡陸二望朱四望張十四望梁氏所重三姓皆吳郡耳十姓之外劉二十五望而彭城最貴其先陶唐氏也蕭二望蘭陵最貴趙五望天水最貴楊二望弘農爲貴周八望陳徐皆六望唐五望

彭城曹貴士之隱居
水最貴揚一聖弘農為貴周八聖陳徐皆六聖唐五朝



203

207

